

# 木棉花儿开

黄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木棉花儿开

黄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棉花儿开/黄平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2-05505-6

I. 木…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508 号

责任编辑 海 惠 郭木玉

装帧设计 任梦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        |                                         |
|--------|-----------------------------------------|
| 书 名    | 木棉花儿开                                   |
| 作 者    | 黄 平 著                                   |
|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br>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www. ynpph. com. cn                     |
| E-mail | rmszbs@ public. km. yn. cn              |
| 开 本    | 880 × 1230mm 1/32                       |
| 印 张    | 7.75                                    |
| 字 数    | 180 千                                   |
| 版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br>2008 年 11 月重印 |
| 印 刷    | 云南教育印刷厂                                 |
| 书 号    | ISBN 978-7-222-05505-6                  |
| 定 价    | 18.00 元                                 |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1604 4107628(邮购)

# 序

严建\*

认识黄平,是十多年前的事。走近黄平,是近六七年前的事。而真正了解黄平,发现他的另一面,则是今年的事,确切地说是在拜读了他的处女作《木棉花儿开》之后的事。

一段时间以来,我心目中的黄平是一个比较善于经营管理,比较懂得市场规则,因而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我完全有理由这么看。但现在我承认,我先前的看法未必准确,至少不全面。他不仅仅是一个商界人士,在他的身上还同时兼有或具有文学爱好者的某些细胞、潜能和品质。作出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我并没有把文学家这顶桂冠轻易地封给他,尽管他已有或将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或许是与黄平有着共同的经历,同一年赴滇支援边疆建设,同一年成为光荣的兵团战士……所以对这本书中描写的知青生活并不陌生。作者笔下屯垦戍边的激情场景、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熟悉悦耳的川音乡语所表现的一代人的悲欢离合、一代人的上下求索、一代人的荣辱沉浮跃然纸上,读来令人亲切,读后令人回味。往事并不如烟,从书中我似乎找回了那段终身难忘的蹉跎岁月,更似乎找回了特定时代知青们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拼搏,当然也有与之相伴的失败与挫折、无奈与沮丧。

对这本书我不打算做更多的评价,相信读者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更是不敢也不便妄加评

---

\* 严建,教授,云南省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外事委副主任。

## 序

---

说。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我也是一个知青,也不止一次地回到曾经流过血、流过汗的那片红土地。每次回去,听到那些老职工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不是当初那么多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到我们这里,不知道我们还要落后多少年,要是今天知识青年还在着不走的话,我们这里的发展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朴实的话语,是对知青的怀念还是对知青的肯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遥想当年,成千上万的知青被迫放弃学业,告别故土亲人,义无反顾地奔向当时中国最落后、最封闭、最艰苦、最边远,甚至最原始的农村、边疆去耕耘,去创业。这段历史,这段功过,时间的老人最终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说法。我坚信!无论如何,在一代伟人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四十周年之际,这本出自知青之手,讲述知青之事的小说的出版,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2008 年 11 月

## 自序

曾几何时,一些知青挥毫泼墨将自己的知青岁月,以及在那个年代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回忆录、报告文学、传记、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方式,纷纷出版,于是,就有了“知青文学”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界定。其中不少作品虽然客观地叙述了一些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不幸遭遇以及在农村、在边疆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总体上还是持豁达乐观、积极进取、催人向上的态度,所以才有了知青们常挂在嘴边的新名词——“青春无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社会舆论缺乏正确的引导,又有个别的作品把农村、边疆写得一团漆黑,仿佛人间地狱。在这些作品中,知青的历史几乎每段每页都是“声声泪,字字血”(这样的描述多了,人们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知青文学”笼统称为“伤痕文学”)。如此一来,在曾经的一代人心中再次罩上一层阴影。尤其返城后工作、生活、家庭、子女上学等都不尽如人意的知青,更是怨声载道,聚在一起时不时牢骚满腹,更有甚者声泪俱下地仿佛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其中个别人将今天的艰辛和苦涩,几乎都归罪于那段知青的历史……如此下去,怎么构建和谐社会?

笔者是重庆知青,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亲历者。由内陆城市奔赴南疆的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又改为农场),在那里战天斗地五年半有余,1976年被农场推荐上了大学(我的父辈是林场工人,亲属中也没有位高权重者,没有资格和能力请客送礼开后门,能被农场推荐读大学,完全靠自己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才取得了农场广大职工以及组织的信任)。虽说没有“善始善终”参与知青运动

## 自序

---

的全过程,但在边疆农场那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我所在的农场,上至场长、书记,下至普通老工人,许多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不仅手把手教会了我干农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言传身教教会我如何做人,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少年(刚到农场时我还不满17岁),一步步送上连队领导岗位,又把我送进知识的殿堂——大学,对此,我终身难忘。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城,但我对那片故土一样的地方有着难以释怀的情结,多少次携家人、陪当年的知青战友回到农场,再返那块让我魂牵梦萦的红土地。2006年,农场建场五十周年大庆,我和数百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青战友收到农场的邀请函,心中是不甚的感慨:农场的亲人没有忘记我们。

我们一行十多人从省城驾车马不停蹄地赶往农场的时候,老同志们早就在家门口翘首企盼着我们的到来,一见面大家都激动万分,紧握的双手谁都不愿主动收回。尤其让我铭刻在心的有两件事:一是场部卫生所当年的老所长,已是70岁高龄,无数次地从家里跑到场部门前的小桥把我们守候,我们开着小车驶近他大约还有两三米,他看见我们后急忙冲上前向我们挥手,不料想身后一辆急驶的摩托车将他撞翻在地。由于头部着地,当即昏迷过去,那一刻,我们怒不可遏,恨不得将那骑车的小伙子撕个粉碎!一是已经退休的老工会主席和现任的副场长,多次拉着我们几十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青到他们家做客,一时间小院坝里人头攒动,私家酒宴摆得满屋满院,他们端着农场自己酿造的美酒,硬要和我们知青一一碰杯,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各自尽情地叙说着几十年前的友情,以及分别后不尽的思念……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和体会的。我们离别时,那些御任的、在任的领导们,一生无职无权而今已退休的老工人们,送我们时是一送再送,久久不舍;有的女

同胞,又像当年返城告别农场时一样,泪眼婆娑,泣不成声……这一切的一切,你能说当年的我们是生活在人间地狱吗?这一切的一切,你能听到“声声泪,字字血”的控诉吗?那一幕幕感人的场面,你能说是虚情假意吗?

汽车驶出好远好远,我还几度回首,心中暗暗地想:老了退休后,若是有条件,一定要回来小住,尽情地嗅那泥土的芳香,看那白净如雪的胶乳,听那橡胶果声声的炸响(橡胶果成熟后会自动炸裂,发出炒豆般噼哩啪啦的声响),赏那鲜红如血的木棉花。

在我的同学和战友中,好些人返城后依靠自身的努力,百折不挠地奋力拼搏,有的成了公司经理或单位负责人,有的还身居要职,有的成为高级警官或高级法官,有的是教授或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让人惊叹的政治背景。有位警官的父亲,一生从事的是锅炉工职业;有位法官的父亲退休时依然是一个中学“敲钟打铃”的校工。有位现居香港、担任一著名大学教授的朋友和他哥哥的事更值得一提。这位朋友和哥哥一同支边,又在同一个分场,若干年后,他获“双料博士”(中科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又在美国攻读博士后)雅称,而他的哥哥却下岗待业。他们常常自豪地说:知青岁月里我们的青春没有白费,我们的年华没有虚度,那个岁月的磨炼,老工人朴实无华的教诲,是我们这代人独有的财富。今天想来,曾经的知青生活,让我们终身受益。

参加庆典回来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歌颂边疆、歌颂农场、歌颂我当年的良师益友,赞扬回城后自强不息的知青战友,可苦于才疏学浅,几次提笔又放下,终不能成文,后又几经反复构思,终于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写篇拙文,以示对农场新老同志深深的敬意。

谢谢农场,谢谢农场的各级组织,谢谢农场诸多老领导、老

## 自序

---

同事。祝愿农场日新月异！祝愿边疆的山山水水更加绚丽多姿！

小说中曾提到一个叫黄竹林的地方，写出来后总觉得放在哪里都不太恰当，但又不忍割舍，因为，我曾写了一篇《黄竹林记忆》发帖在网上，一位30多年失去联系的北京知青，看到这篇拙文后，跟贴找到了我，电话联系后下决心要再回农场，以了结几十年的心愿。见面后他说：要不是在网上看了你那篇文章，终难下决心积累足够的“干粮”（食宿交通费）再“回家”看看。在他心里，当年挥洒汗水的土地，就是曾经的家，所以，他用“回家”这个普通的词表达自己对农场的深情厚意……既然不舍，干脆附录于本书之末。

黄 平

2008年5月于昆明

# 目 录

## 第一章 ..... (1)

当年的川东知青三十多年后重返第二故乡。触景生情，唐卫仿佛回到他参军前与两个少女话别的当年。

## 第二章 ..... (12)

唐卫与小芳的相识，得益于农场与山民为争夺橡胶林而差点发生的一场械斗。小芳对这个见了美女欲逃欲跑的男知青顿生好感。

## 第三章 ..... (24)

小芳无意中发现唐卫写的日记和一首小诗——《心中的木棉花》。两人吃饭时，小芳问唐卫是否有意中人。

## 第四章 ..... (32)

分场政治部胡主任带武装民兵抓捆挖死马的知青。知青们抢夺了民兵们手中的枪。唐卫的同学余明和三娃子率众知青到分场场部。

## 第五章 ..... (49)

古场长开后门为唐卫征得一个入伍名额。唐卫酒后述说家史。小芳向爸爸妈妈坦诚与唐卫相爱。

## 第六章 ..... (57)

小芳在一次观看场部所放电影时被几个刚从其他农场合并来的川东知青逗趣，三娃子和余明为护卫小芳，与对方约定周日在三队菜地一决雌雄。双方握手言和。朱麻子认识了小芳。

## 第七章 ..... (64)

小芳在思念中盼着唐卫从边关来的信。古场长理解女儿的担忧，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原始森林剿匪的往事。小芳在睡梦中又一次梦见当年和唐卫收花生的情景。

## 第八章 ..... (74)

唐卫一次夜里送小芳回家，两人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发生小小的争执。小芳和唐卫重归于好。

## 第九章 ..... (80)

唐卫所在生产队新建的土路发生泥石流。因为一天两次差点出人命事故，古场长要处分唐卫。

## 第十章 ..... (94)

边防团长令唐卫亲驾车到分区司令部。司令员告诉唐卫，知青大罢工、绝食、下跪等等。唐卫顺带南南返回驻地。南南对唐卫产生了爱慕。

## 第十一章 ..... (106)

连队已整装待发奔赴战场。南南犹豫后当着100多位军人的面脱去上衣。已任代理侦察连连长的唐卫率队深入敌后方阻断敌军后勤补给，受伤被俘。

## 第十二章 ..... (115)

转业后唐卫分配到一街道铁器生产合作社任工会副主席，在政府门口偶遇余明的妹妹——军军。

## 第十三章 ..... (124)

三娃子、余明创办的三星出租汽车公司开全体员工大会。唐卫巧遇侦察连指导员的亲弟弟——老四。老四讲了一个他当年当兵时擅自为申诉知青放行的悲壮故事。

## 第十四章 ..... (133)

唐卫执掌公司大权。为了凑足资金向银行贷款，又认识了曾经与三娃子、余明差点斗殴的银行信贷科长——朱麻子（真名朱曼之）。由于城市修三环路，公司靠卖石头赚得丰厚利润。

## 第十五章 ..... (143)

余明曾经的学生不期然间为唐卫他们提供了小芳的信息。众知青为唐卫和小芳举行婚礼。

## 第十六章 ..... (153)

在小芳的新房里，唐卫突然不知了去向。唐卫和小芳再次回到当年的生产队。唐卫触景生情讲述着当年小河偷窥的故事。

## 第十七章 ..... (167)

景川大酒店张经理打电话请唐卫和小芳吃午饭。唐卫再逢南南。

**第十八章** ..... (174)

空军总医院查出小芳是胃癌晚期。小芳请求想再见南南。小芳捧着南南送的木棉花闭上双眼。

**第十九章** ..... (185)

ZT军区党委决定授予唐卫一等功勋章。唐卫从上海出差回来，迟主任代表军区为唐卫授勋。

**第二十章** ..... (193)

唐卫捧着军功章到了小芳墓前为小芳朗诵新婚当晚为小芳写的诗《你还记得当年的我吗》。唐卫当晚住在公司，第二天与三娃子和余明相见。

**第二十一章** ..... (201)

五一节时欢聚在唐卫的别墅里，四妹、军军等女人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唐卫带余明一行六人赶到双西县——当年唐卫连队驻防的地方。南南在家中做了一桌好菜招待唐卫和余明。

**尾声** ..... (215)

唐卫和南南的婚礼上，70多岁的一位老人前来道贺。男人的责任。又一朵木棉花绽放在人间。

**附：黄竹林记忆** ..... (219)

**后记一** ..... (230)

**后记二** ..... (231)

## 第一章

西边的太阳透过曼龙山浓密的橡胶树叶，星星点点洒在新建的流沙江大桥上。金杯面包车越过千山万山，奔驰 1700 多公里，穿过夕阳的余晖，终于跨上了这座现代化的大桥。过了大桥，就是木棉花地区景川农场总场所在地——景川县城。车上的这些当年的知青们，虽然在此无谓地耗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然而对这块土地深深的眷恋又一次将他们召唤了回来。

30 多年前，他们在这里与同学好友挥泪话别，分赴自己的分场和生产队，几年以后，他们又在这里送别或顶替返乡、或参军上学、或病退回城、或远嫁他方的同学和战友。桥对面小城中心广场上，他们曾在那里用泪水刻下一段悲哀凄楚的历史，成千上万的男女知青举着“我们要见×××、×××”的横幅，齐刷刷跪在布满灰尘的泥土地上，没有口号，只有凄凉的泣哭，用他们悲怆的哭声向上级领导倾述着苦难的岁月和一个人的小小乞求。30 年了，不知广场还在否？广场旁的汽车站，曾经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现代人间悲剧。为了回城不被拖累而找到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有的已生儿育女的女知青无奈地抛下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血脉，有的男女知青相拥最后一别，活生生摘下蓓蕾中的爱情之花，与沾染着鲜血的泪水默默地埋进灰蒙蒙的土地，扔进滔滔不息的流沙江水。他们来时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离时已是胡须千丝，满脸沧桑，带走的是不灭的记忆和累累伤疤，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追寻的是虚无飘渺的未来。他们不知日后的人生之路在何方。但是，路还得走下去。回城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人生的起跑线，再次描写自己的历史，凭着当年在这块土地上练就的意志和身板，

## 第一章

---

依靠自身智慧和力量,凭借亲友、同学、战友的相助,开拓了崭新的人生之路。是辉煌,是平凡,还是苦难,得靠自己的本事和能耐。今天的他们,已不再有怨气和懊悔……

聆听着桥下阵阵的涛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应该说,流沙江水东逝去,难忘旧事滚滚来,才是他们此时此刻的心境。

唐卫手握方向盘,放慢了车的速度,在桥上缓缓行驶,后面一大串汽车按着喇叭发出阵阵的催促声,他却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依然慢腾腾地驾着汽车像老牛破车般地摇晃着。他的头不时地偏向窗外,不知他此时是否思绪万千,在追忆 30 多年前的往事,还是在欣赏余晖中翻腾的江水……

“唐总,恁个平坦的路你哪个慢腾腾的,开快点嘛!过了大桥就是主城区,右转沿江边路开几百米就到了老桥,过了老桥就是原来的师部医院,最多 5 分钟就可以到农场景川大酒店了。”同车的余明去年在农场子弟中学建校 45 周年时受邀重返过这第二故乡,因为他曾在这里当过短暂的几天体育老师。他就像当地人般的熟悉路径,得意地自诩为“革命”的指路人。

金杯车终于跨过了大桥,唐卫将车停在桥头的临时停车处说:“三娃子,你来开,我有些累了。”

三娃子大名叫张建中,日久天长,很多人只知三娃子而不知其真名了。三娃子自返城后也是第一次重返这块土地,此时他正贪婪地遥望窗外这座今非昔比的边陲小城。虽然车未进城,但城边新建的江边花园,花团紧簇,热带花卉绚丽多姿,千姿百态,不是仙境,胜是仙境。沿江两岸一排排腰身粗的棕榈树和翠绿的凤尾竹,在晚风的吹拂中微微摇摆着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歌声中翩翩起舞的农家少女,让人陶醉,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他自言自语:“当年要是这般美丽,哪个龟儿子还回城……”正在兴趣盎然、浮想联翩的他没想到唐卫叫他来开车,一时鬼火冒,没好气地从最后一排座

位上站起来,边向驾驶座走来边说:“你龟儿子开了 20 多分钟就累了。怕是心累了吧!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古场长的千金了?”

“叫你开就开嘛,屁话那么多。”说话的是三娃子的老婆四妹。

四妹是一个不善言辞却天生细腻的女人,从刚才在大桥上看着慢悠悠开车、时而东张西望的老同学唐卫沉重的表情上似乎知道了他的心思,便没好气地责备三娃子。

车上其他数位两鬓斑白的男女,也是一别几十年,第一次再返这块让他们魂牵梦萦的红土地,各自两眼望着车窗外,想着各自的心思。或许他们和三娃子有相同的感慨,或许各人心中都有一段未知的秘密和难以释怀的情结,所以根本没人理会唐卫他们说什么。要是在平时,肯定又会引起一阵逗乐嘻笑,当然矛头无疑全都指向三娃子,因为平常里他就是战友们逗趣取乐的对象。

他们是同一所中学的同窗,30 多年前又一同支边,虽分散在同一个分场的不同生产队,但一到节假日,就各自拿着自己生产队杀猪分得的丁点可怜的猪肉聚在一处,情同兄弟姐妹。知青大返城后,虽然各自的生活处境千差万别,有的当了大公司老总,有的当了国家公务员,有的当了人民教师,有的顶替父母当了工人,有的早早下岗待业……但因为曾经的蹉跎岁月和共同的人生经历,他们还是时不时相约相聚,在一起时常为“斗地主”或“打麻将”中的一点小事争吵赌气,粗言滥语不绝于耳,可没过两分钟,又称兄道弟起来。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老总和下岗工人的区别,只有同学、战友、兄弟……

此次重回第二故土,是参加农场建场 50 周年庆典,他们大多是收到农场的邀请函,才得以向单位请假。其实他们早在几年前就曾经相约过,总因各种缘由未能成行。他们对这块红土

## 第一章

---

地有着难以释怀的眷恋与情结。尤其唐卫，除了思念这块红土地外，还有一朵木棉花让他牵肠挂肚，他不知道能否见到他的木棉花——就是刚才三娃子说的古场长的大千金。

唐卫若要回来，本是分分钟的事，他无需向谁请假，因为，他是一民营大公司的老总、董事长。他有着不菲的资产，不缺时间和金钱，可他缺的是勇气和自信……

几十年前的唐卫可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曾经提着脑壳玩命的主儿啊，在农场时曾得到一个“野母猪”的绰号。所谓野母猪，那是因为野母猪生崽后特别的凶猛，无论是虎，还是狼、还是熊、还是野象、还是人，谁要是向它的孩子靠近，它必然猪鬃倒竖，瞪着血红的双眼，伸着弯弯的像一对利剑的獠牙，蹬着强健的后腿，似出弦的飞箭向来犯者猛扑过去，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人说“一猪二虎”，排序在虎之上的猪，恐怕就指野猪了，尤其生崽后的野母猪更令人恐惧。

在农场，他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奸，更无人命官司，那么，他怕什么呢？

他怕他心中沉睡多年的爱的火焰烧毁她可能美满的婚姻；他怕他埋在心里沉沉睡去的爱的种子发芽后没有爱神的呵护而胎死腹中；他怕她可能渐渐愈合的伤口再添伤疤；他怕天堂里的爸爸妈妈误信他的不忠不孝；他怕的太多太多，太多太多……

许多年以前，他听说她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婉拒了学校留她任教的好意，执著地回到了这块红土地。他听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留场的上海知青，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他听说她不肯嫁人，死等着她可能已战死沙场的解放军哥哥；他听说她离开了埋葬着她父亲母亲的土地，只身一人远赴美国留学去了，已经获得绿卡永远不再回来；他听说她为抢救村民不幸中毒，已追随她的兵哥哥而去；他听说……总之，他听说了好多好多。